

沙马诗歌（十首）

离开的姿态	写给贝克特
一只果子坠落的声音，它以离开的姿态，让大地微微一震。瞬间，世界安静了下来。	手势的艺术在舞台上是对语言的一次解放。但还是有人陷入了词与物的纠缠。
我点点头，伸出手弯下腰拿起落在地上的果实，然后咧开嘴巴对这个世界笑了。	最后的财产在一场无记名投票中变成了遗产。合拢后的栅栏在黑暗中，闪出尖光。
此刻，有人从那边走来告诉我，一个接近果实的人，就接近了事物的本质。	进去的人和出来的人混为一谈。他们说，要想弄清谁在地狱里私设天堂是困难的。
汉语故乡	七号码头
一两个汉语故乡，三五个修葺遗址，开出了栀子花我不能空着身子接受这样的馈赠。	灰蒙蒙的一天七号码头上告别着不明真相的人。从一只手到另一只手的交易在红色背景里完成。
想一想，事物深处还藏着多少另外的事物，这成了写作中的宿命。	之后有人站在屋顶上唱歌，有人拿着风车走进风中，有人给最后的灵魂穿上一件婴儿的衣服。
为此我不会在还没有看到自己的影子之前，开口喊出另一个人的名字。	不朽的距离
心 念	不朽的距离是一颗星星与另一颗星星存在的理由也是它们不再相遇的理由。
闪电，是孤独的，但划过一瞬间的黑暗就足够了	海面上沙丁鱼的一滴血可能会迎来一场残酷的战争。纪念碑沉入海底。
蚂蚁的路是漫长的但背上了一颗粮食就足够了	其中空虚感构成了距离的合理性。从这一头到那一头，人的声音也是物的声音。
人的日子是短暂的但能留下几个文字就足够了	散 句
可为何藏匿了那么多的事物而不说一句话	海，收割着黑夜的星星。惊动了图书馆里阅读的人。
独 坐	鲸鱼们在预谋一场持久的战争海豹睁大了眼睛。
独坐在自己黑夜随地球转动，茫茫然，不语。	血的中心，水的呓语，风的危险，在最后的时刻不期而遇。
对于所有正在消亡的事物，都要举手敬礼	搏斗之后的地图上西方会不会感受到亚洲的呼吸？
但要防止敲钟人敲错了另一个世界的时间	平 衡
好年头	我热爱铁的强力，也喜欢花的柔软，事物的秘密暗藏在语言内部。为此，我既不接近铁的强力。
如果说这些年都是些好年头我们就该尽量做一个有礼貌的人，一个和风细雨的人一个先思想，后说话的人这样，朋友们来了就会有好的事物招待。只是不要急于把内心的东西露出来何况有些东西正在	也不接近花朵的柔软，为什么那些被祝福过的人，在离开的路上，一个都没有回来？
变化，这是我们难以预料的我想，只要我们的乐趣里，有着我们的生活就行了	人世的伤疤
未来的某一天	用黄昏的意念理解一个老人用老人的叹息理解一片落下的叶子。时空逐渐向人世的最后一天合拢。为此还要用死亡去理解生活。
未来的某一天，我独自坐在门外的一块石头上看太阳是如何一点一点落山的，看黑夜是如何一点一点掩埋我的。	灵魂的奥秘如何忘掉它自身，而不是背道而驰。很久以后，另一个人世会接纳我们吗？躯体沉睡了，敲钟人走了出来。
一阵风，落叶在我脚下旋转，发出嘶嘶的声音。出于对未来世界的警惕，我用双手紧紧抱住自己，不让灵魂出窍。	人世流放，山河安静，水面上晃动世界的倒影。谁在想着修改墓碑上的文字？“当人们丧失了欢乐的能力”故乡，就成为了人世的一个伤疤。

副刊

与一座城的纠缠

●苗秀侠

或许是年纪到了，总是在有意或无意间忆旧。老朋友间也常常说起过往的事。比如，此刻，我就想叙叙合肥这座城，叙叙与这座城经年的纠缠。

相看两欢喜

可能是工作和居所都在合肥老城区的缘故吧，便有了更多机会。穿行在老城区的古巷老街之间，目睹城市的变化，感受老城区别样意蕴，聆听地下铁如龙般的轰鸣和地上车流骏马似的跃动。老城区仿佛在做局部瘦身，又于细微之处，雕画出应有的诗情画意。行走带着鲜明文化符号的老街区，感知越发俊朗的城市活力，就不觉自己正在老去。

老去的是年华，不老的是优雅。这是我对合肥老城街区的真实体验。

在城市不断扩大外延的时候，老城区于瞬息万变之中，葆有不变的情怀和初心，宛如端丽大方的名门闺秀，坐自家庭院，看满树桂花喷香，观一池清水鱼跃，于院中优雅读书弹琴，煮茶烹茗，不去追捧院外的热闹。倒是惹得院外的人，觊觎着院里的美人花朵，想念这独一无二幽静。

合肥的老城区，便给我这般感觉。这个曾经被称为异乡的城池，早已成为我终老之地，成为亲似故乡之所。二十多年的光阴，与一座城市发生了难舍纠缠，便有了彼此相看两欢喜的格局。

上班的地方离居所有些距离，是从蜀山区到包河区的距离，因此，上下班要跨过数个街区。这些街区日新月异的变化，代表着一座城市的变迁；赏心悦目的街景把眼睛养护得清亮妩媚，也把心养护得水嫩光润，让人忘却岁月流逝带来的伤感。

中午时分，偶尔会在办公室打个盹，大多时候，喜欢到办公楼后面的包河公园走走。这座公园相当著名，不仅合肥人知道她，合肥之外的人，来合肥了，也必定到此拜谒一番，看一看公园里的碧荷青柳，走一走包河的玉带拱桥，临水观鱼，绿丛寻花，再去清波漾回的浮庄扶栏远眺，欣赏江南园林风格的亭台楼榭，可谓心旷神怡，感觉倍儿爽。毫不夸张地说，在这样的地方上班，包公园就像自家的后花园。纠缠于自家花园春的喧闹、夏的婀娜、秋的斑斓、冬的清俊里，是这座城最大的赏赐啊。

有时，也会去桐城路桥上站一站，与一场爱情作片刻“纠缠”。这座原名叫赤阑的桥，曾经记录了南宋时期布衣词人姜夔，和柳氏姐妹之间的爱情。江西籍的年轻学子，在兵荒马乱年代，流落合肥，与合肥城南的一对柳氏卖唱姐妹，一见钟情，倾心相爱。两姐妹一个弹琵琶，一个弹古筝，皆聪慧美丽，妖娆多姿。姜夔在词中称她们身材“燕燕轻盈”，说话“莺莺娇软”。在环城河中泛舟时，姐妹俩怀抱乐器，弹唱姜夔的诗词，实在美不胜收。人生终归有别离，大才子姜夔还是离开了合肥，但他一生的挚爱和梦牵魂萦，却留在这赤阑桥畔了。那句“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是姜夔对赤阑桥边佳丽的真情表白。

徒步走环城

N年前，初来乍到合肥时，租住在蒙城路桥以北的绿波廊，正是这首诗名字让我第一时间选定在此安居。果然不负我心。环城北路的花香鸟鸣密树盛草，是傍晚散步的最佳之处。临水观影，倚树抒怀，拈花痴笑，成就了那段不可复制的小情绪。有人说，合肥的环城路，从空中俯瞰，宛若一圈翡翠项链。虽然不能空中看合肥，但顺着九公里的环城路行走，感受翡翠般的浓浓绿意，那份惬意无以言表。因此，双休日走环城，是居住绿波廊那段时光里，一直的坚持。环城路不时有令人惊艳的景点呈现，沿

途的包河景区、银河景区、环西景区、环北景区和环东景区，串起了著名的逍遥津、黑池坝、琥珀潭、雨花塘、包河公园、赤阑桥、九狮桥等，自然景观和人文传说，繁花翠树与碧水清池，让环城路的行走与众不同。每回甩着胳膊徒步，都有满心的欢喜和收获。甚至，边走边唱。那真是一段与此城最诗情画意的纠缠啊。在这种无休无止的纠缠中，最后的那点野心、野趣，甚或野望，都揉碎了撒在环城路上，让其与万物共生同长。

万物生长，现世安稳，不知不觉间，自己也与环城路上的绿植融为一体。

只身醉城隍

在泛着白菜色的后青春时代，很是享受城隍庙小商品市场带来的惬意。其时，上下班可以穿行城隍庙街区。那真是别有一番意韵在心头的街区啊。流连其间，你会觉得世界如此可爱，随处可见香暖玉润，花枝招展。居所的厨房用品，小厅的花隔，沙发的抱枕，阳台的晾衣架，书房的小饰物，差不多都是从城隍庙选购。实惠又简洁，是属于年轻且经济不太富足时的选择。当然还有服饰。曾经偏爱的牛仔衣，全部来自城隍庙。那个经营仔服的姑娘，长相喜气，顾客可以试穿到把自己累倒，无论生意成否，她都笑得一脸欢欣。她给自己营造了欢喜场，人气就旺了，生意哪里会不好呢。

那时是不给自己做饭的，小吃店是每天的必选。从蒙城路桥北到上班的宿州路，骑着自行车穿行，沿途看上眼的小吃店，差不多吃个遍了。最喜欢的还是城隍庙附近的手擀面馆。吃面长大的皖北人，对手擀面情有独钟。开面馆的也正是皖北人，男人在门口烧饼，女人在店内擀面条，是真的当场擀好切好下给你吃。靠门口摆放两只大煤炉，一只炉子上煮着一大铁锅牛肉汤，一只炉子上煮着一大铁锅老鸡汤，咕嘟咕嘟翻滚着的香气，打老远就朝你怀里扑，把许多人的腿脚绊住了，味蕾引爆了。擀面的老板娘身腰壮实，长长的擀面杖卷着面皮，在大大的案板上前推后移一番，猛然打开，面皮莲叶一般铺满整个案板，然后，再用擀面杖卷起，有秩序地叠加成摞，老板娘手下用力，把层层叠摞的面皮切成粗细均匀的面条。切好的面条窝成一排，被老板娘抓起来一抖，面白粉香，悠长绵软，仿佛故乡的写意图案。手擀面在牛肉汤或老鸡汤里煮，其美味可谓天下无双。

中午下班时，在此吃上一碗牛肉汤或老鸡汤手擀面，外加一只油酥烧饼，人生便是圆满。有时加班，过了中饭点，手擀面就没能吃了——店家很珍惜自家美味，手擀面的配置和两锅香汤一致，汤没了，面也没了，就收工回



翠绿的叙述 沈剑敏 摄

思念家乡那一片黄花

●朱晔

当春风吹拂，它们便扶摇直上。

人勤春早，当油菜开花的时候，童年的我们也就结束了偷懒的日子，因为，户外有活开始呼唤我们出门了。在油菜花地沟里，会长出各种各样的野菜，根据大人的指引，我们很快就能分辨出，哪些野菜是猪可以吃的，我们每天早晨开学前或者下午放学后，都要拿着簸箩和小刀，到油菜花地里淘猪菜。

猪菜分布是很分散的，我们要在地里不断地找寻，这儿有一颗麦汁草，那里有一株毛毛兰，一颗颗、一根根地，差不多要把簸箩装满了，我们就准备回家。遇到猪菜特别多的地方，我们就使劲地压箩里的菜，争取多装一把。

在生产队的时候，油菜开花后就开始疯长，且只长高度，不生枝丫，仅有的几个枝丫上，也很少长籽实。最高的时候，油菜有2米高，拎着簸箩进去，就没有了踪影，因此，就有孩子钻到油菜地里捉迷藏。还有一些大点的孩子，喜欢跑“擻刀”的游戏。

当所有人的箩里装满了多一半的猪菜的时候，就有人召集大家去“擻刀”，这个游戏有点像

家了。有一回逛城隍庙夜市，看到店老板夫妻也在溜达，男的给女的买了件毛领短袄，两人挽手而行，彼此依偎，之恩爱爱，叫人联想到永恒的热词“爱情”，内心感慨万端。

香汤，美食，爱情，可人小商品，为我只身醉城隍找到合适理由。那段时间，我把自己养得身宽体胖，忘了今夕何夕。

叙叨至此，陈年往事已经沸腾澎湃，将我淹没，便情不自禁地要再次走进“新版”城隍庙。她已于三年前重修后开张，而我，因各类忙碌，重修后居然没再去过。

周六，怀着与旧人相会的怦然心动，坐着地下铁，从城西乘兴而来。新修后的城隍庙果然与之前大不相同，添加了不少传统文化元素，使城隍庙显出了深厚和雍容。蜜糖色的仿古匾额、廊柱，灰白色飞檐翘角的马头墙，老字号的美食铺面，老地名、新民宿、小资情调的咖啡馆，古意与现代相融，纪实和写意互衬，城隍庙具备了其他商业街区所没有的独特优势。

修复一新的城隍庙小商品街区，大红灯笼高高悬挂，营造出团团喜庆。两边的店铺仍像当年一样招展，专营围巾的店铺，各式围巾挂满墙壁，五彩缤纷，飘逸出别样风情；小饰品店铺商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顾此失彼。这时候，我听到四周响起窸窣之声。那是隐藏在丝巾飘扬摇曳里、店铺门扉旋转间、廊柱明暗幽静中的那年青春，訇然而出，与当下的我劈面相逢。那曾经的朴素或奢华，惶惑或坦荡，疑虑或果敢，沮丧或昂扬，勇猛或天真，一起将我捉住，把我灌醉。我深深地思念那带着时光碎屑滔滔流走的后青春时光，我钦佩着我走过的每一个足迹，我感谢着万千变化里不变的真情。

在城隍庙商业街区走个来回，在新时光里和旧物什尽情纠缠了一番，买了几样小饰品，就要给忠实的胃囊寻找一个交代。不用说，第一时间想到了那家手擀面馆。但是，那两位带着甜蜜爱情的皖北伉俦，早已退离此城，回归故乡了。或许，大片的田野和青麦，干净的小河和村庄，更适合盛放爱情吧。

上到二楼一家餐馆，要了一只小火锅。热唧唧的香气飘散开来。透过窗子，看人间烟火如潮，念前尘往事似梦，品锅内美食若饴，人生何所欲何所求也！

吃足喝饱，出了城隍庙大门，快步朝南，到长江路，去找我的地下铁，回程。

坐进地下铁，感受地心的轰隆有声。不由想到若干年来与江南皖北几个地方的纠缠，与眼下这座城的纠缠。其实，人生何其短也，一生当中，也只是那么几段纠缠而已。或短或长，或苦辣或酸涩，或坚硬或绵柔，都是盘在我们命里的榫子，环环相扣，不休不止。

叫着，就是不愿意出来，最后无奈，慢慢地钻进孩子们放在出口的墨水瓶里，然后，它就只能在墨水瓶里飞舞了。

不知道，困在瓶子里的蜜蜂作何感想，飞得累了，它们停在瓶底的菜花上，它们还会以菜花为食吗？有调皮的孩子会把瓶子投入水中，让蜜蜂在水中淹死。有把蜜蜂关在瓶子里忘记放出来的，第二天早晨，蜜蜂的翅膀都是湿漉漉的，即便往外轰赶它们，它们也是蔫蔫的，有气无力。

跟黄花一起萌发的，还有一种病。我们家叫“菜花痲”。

每年黄花开放的季节，也许是花粉刺激，有种潜伏的精神病就会发作，他们疯疯癫癫的，在村头或者地里乱跑。他们跑去了衣裤，以至于衣不蔽体；他们迷失了方向，以至于忘记回家的路；他们食不果腹，蓬头垢面，几乎不成人形。没有人知道他们内心的苦痛。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疯跑？他们想逃出油菜花覆盖的区域吗？可油菜花地域太广泛了，他们根本无法跑出去。

某年油菜花开前，村里最精明的女人，趁着家人不注意，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一

切妥当之后，她找打了丈夫去年埋在野外的农药，一口喝了下去。她被油菜花折磨得太痛苦了，她不能选择很好地活着，她有权利选择体面地死去。在油菜花开得最茂盛的时候，她被八个男人抬着去了开满油菜花的坟地，从此，她与油菜花能和谐相处了。

油菜是家乡的经济作物。其实，那时候也没有几个人拿油菜换钱，油菜也不值钱。大多数时候，城里有亲戚的人家，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亲戚送一些。有段时间流行色拉油，一桶色拉油的价格不到菜籽油成本的一半，菜籽油送人都不能被稀罕。种油菜的越来越少了，以至于，油菜花成为一些地方的旅游产品，我们家乡也因为万亩油菜花而成为旅游市场上的网红地。直到现在，我也想象不出那里的油菜花特色，也许真的是物以稀为贵。

假如，我是说假如，那个精明的女人还活着的话，估计她能跑出油菜花的包围了，因为，种地的越来越少，油菜因为不挣钱，种植面积在不断地萎缩。以她的精明，她一定能过上非常幸福的生活，毕竟时代真的不一样了。